

在陰翳之地看見日出

從耶路撒冷「聖墓大殿」朝聖歸來，接連幾個晚上，一直重複著同樣的夢境。我不知道這相同的夢是不是在午夜夢迴時，也曾經進入到瑪利亞瑪達肋納、雅各伯和若瑟的母親瑪利亞與載伯德兒子的母親瑪利亞等婦女的夢境裡？按聖經的記載，這幾位婦女是從加里肋亞就跟隨了耶穌為服事祂。當耶穌在哥耳哥達，拉丁文又名「加爾瓦略」，即稱為「髑髏」的地方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時，她們就在那裡從遠處觀望。（瑪廿七55-56）（圖一）

兩千年後的今天，我隨著千百年來朝聖客所烙印下的信仰步履，也來到了當年婦女們遠眺，後來為紀念這一事件而建築了一座燭亭的地方，打開瑪竇記載的「吾主耶穌基督受難史」，讓那令「聖所的帳幔從上到下分裂為二，大地震動，巖石崩裂，墳墓自開，許多長眠的聖者的身體復活了」（瑪廿七30）的一幕逼現在我的眼前。而這以前無法想像，現在卻是真實到令我驚心動魄的一幕，竟在我的心底久久低迴，甚至幻化成夢裡情境，一再重複出現，並且在靈魂深處引起陣陣騷動。（圖二）

幽暗中，整座大殿盡眼都是微弱的燭光搖曳，我與基督的私密距離，其實並沒有如這段有形距離般那麼遙遠，只是當年婦女們的站立之處與她們所遙望的哥耳哥達之間，近千年前東征的十字軍旅無端地矗立起了許多為表達虔誠，以及為供敬拜的大小祠堂，而遮斷了我遠眺的望眼。因此，我只好循著若望與聖母瑪利亞被利劍刺透的心靈，在千頃燭海中，沿著聖墓的周圍，一步步登上加爾瓦略，去尋找那受戲弄、受鞭笞、受釘的耶穌；也依著瑪利亞瑪達肋納失落之後的回音和陷於絕望的啜泣，去尋覓被埋葬的耶穌。（圖三）

朝著耶穌受難的方向，我鮮明地看到了那在聖周五傍晚被高高舉起的十字架，同時也看到了那被釘在十字架上，已被鞭笞得不成人形、血水流罄，抵禦著燒遍滿天晚霞的乾癟身影。這幅好似一切的一切都形將末路的絕望景象，在我的信仰旅途中已經無數次地出現在默想中，但從來沒有像這一刻如此躍然浮現。我也看到了耶穌身影所背對著黃昏餘暉的那抹天色，逐漸接近墨色，籠天罩地地把一切吞沒，就如大殿內一片幽暗一般。在陰翳中，我尋到了基督被釘的刑場，也摸到了耶穌下葬的墓穴。在這裡，我和早起的同伴們一起等待其他朝聖者的到來，為舉行感恩聖祭，也等待日出。（圖四）

在等待中，當我想到天主的兒子竟然死在地球上，天主自己竟然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時，我的心被激動得幾乎喘不過氣來，並且能夠聽到我的心臟猶如低音鼓在耶穌死亡的背景中，悲哀地擊節敲打著。在天主子的整個受難過程中，竟然沒有任何救援的神蹟出現，也沒有任何超自然的拯救計劃實施，這簡直遠比古代希臘悲劇詩人索福克里斯（Sophocles）和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筆下的悲劇更加深沉！難道人類真值得祂以那樣的賭注，來換取任何價值都不能折算的永生？是的，祂真的這樣做了！在這裡不容許我有絲毫的懷疑，因為外面的時間和空間或許不斷地流逝躍動了兩千年，但是這裡的每一天都確切地告訴我就是「這一天」，天主之子，光明的光明，真天主的真天主、與天父一體的耶穌，就在這曾經是古耶路撒冷的城外為我們死了。（圖五）

想到耶穌死亡，而沉陷在悲傷情緒的這同時的一刻，耳際卻隱隱飄來埃及哥普特（Coptic）教會傳來詠唱基督已經復活的晨禱頌歌，這聲音雖僅然隱約，但卻是分量極重地如同山頂清新空氣中傳來的鐘聲，足夠使我茅塞頓開，映現圓開親悟，了然「這一天」也是「一週的第一天」，是敲出希望和信心音符的一天。闇暗中復活讚歌的映現，是一道喜悅的光彩吧！在今日，天主在這個耶路撒冷城外的墓園裡做了一件事，而我無比地確知，這件事正是我們在等會的感恩聖祭中所要慶祝的核心事件。（圖六）

在耶穌的墓穴裡舉行感恩聖祭時，我們在「頌謝詞」中這樣祈禱著：「我們的逾越節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犧牲，今天我們更當隆重地讚美祂。因為基督真是消除世罪的羔羊，祂以聖死摧毀了我們的死亡，並以復活恢復了我們的生命。」此時，我不禁以整個生命的回眸，隨著伯多祿和另一個門徒的目光望向墓穴，看見了：「放著的殮布，也看見耶穌頭上的那塊汗巾，不同殮布放在一起，而在另一處捲著。」這一幕空墳的景象也讓我當下想起了基督教雜誌 Christianity Today 的特約編輯— Philip Yancey 在他的著作 The Jesus I Never Knew 中所說的：「受了致命傷的醫治者—耶穌在復活節回來了，那一天給了人們一個預演，整個的歷史將要從永恆的角度來看，每一個傷痕、每一個痛苦、每一次失望都要在新的光中來觀察，我們的信心就是在看起來已經絕路的時候開始，在十字架和空墳墓中間，有的是祂對歷史的應許以及世界對祂的盼望。是的，祂是我們每一個活在其中的人的希望。」（圖七）

在聖墓裡，也在禮儀中，我看到了耶穌的死亡和復活，也體驗到了二者之間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這裡是耶穌為我們捨命的地方，但這同時也是進入生命的地方。因此，禮儀變成了死亡和生命彼此相遇的事件，而這正是教會禮儀所要慶祝的核心訊息。

感恩聖祭之後，我一個人靜靜坐在聖墓大殿，可以望見加爾瓦略的一隅，聆聽不同教派一陣陣傳來，如海潮激起的祈禱呼嘯聲，只覺得此時此刻，我像是處在極致的寧謐美麗之中，忽然被海邊風聲傳來的自然之美包裹著，被自覺中的自由

自在團團包圍著。是的，聖墓大殿裡，千百年來都處在陰暗當中，卻是比起外面的天涯還要澄明，並且開闊無比。陷在陰翳的深處，我的思緒卻反而潔淨明亮。在聖墓旁的那抹燭火，引燃映照內心的一把火。

造訪聖墓大殿的那天一大清早，天還很暗，闇暗中，我看見了日出。

（本文原刊載於《見證》月刊六月號「禮儀風情」專欄）